

文明的中介

汉译亚欧
文化名著
巫新华／主编

蒙古鹿石

ОЛЕННЫЕ
КАМНИ
МОНГОЛИИ

〔俄〕B. B. 沃尔科夫／著
(B. B. ВОЛКОВ)
王博 吴妍春／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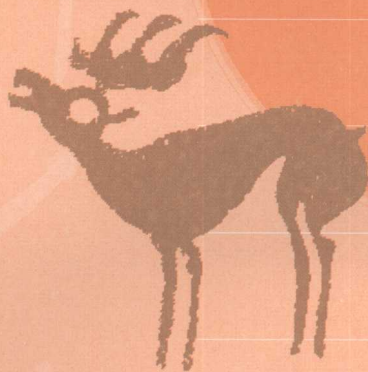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巫新华 / 主编

汉译亚欧
文化名著

ОЛЕННЫЕ
КАМНИ
МОНГОЛИИ

蒙古鹿石



[俄] B. B. 沃尔科夫 / 著
(B. B. ВОЛКОВ)

王博 吴妍春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蒙古鹿石/ (俄罗斯) 沃尔科夫著; 王博, 吴妍春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文明的中介: 汉译亚欧文化名著/巫新华主编)
ISBN 978-7-300-08037-6

I. 蒙…

II. ①沃…②王…③吴…

III. 墓碑-考古-蒙古

IV. K883.11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3733 号

文明的中介——汉译亚欧文化名著

巫新华 主编

蒙古鹿石

[俄] B. B. 沃尔科夫 著

王 博 吴妍春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易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78mm×215mm 16 开本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17.5 插页 2 印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96 000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 策 划：林之

丛 书 主 编：巫新华 刘东黎

丛书副主编：黄丽华 由凤宇

丛书学术工作委员会（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志勇

马大正

马世长

王仁湘

王 博

王 巍

白云翔

白建尧

艾尔肯

厉 声

刘庆柱

安志敏

伊弟利斯

安家瑶

伊斯拉菲尔

李 军

杨 林

张玉忠

尚衍斌

孟凡人

盛春寿

塔 拉

魏 坚



总序

巫新华

本丛书目的在于系统介绍国际学术界在 20 世纪思想文化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且现今仍有重大学术价值的亚欧历史文化名著。

所谓“亚欧”，主要指亚欧大陆结合部及其邻近地区，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中介地带。这一地带之所以广泛地受到各方面的重视，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它作为连接亚洲与欧洲的通道，可以说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亚欧地区犹如人体动脉一般把古代中国、阿富汗、印度、阿姆河和锡尔河地区、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等地连接起来，使之相互影响，共同发展。

其次，它是孕育世界主要文化的温床。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地区的两端曾经分别产生了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地中海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等许多著名的古代文明；出现过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等地跨亚欧的世界性大帝国；还出现了佛教、祆教、基督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影响巨大的宗教，这些宗教向东西方传播并给予各地文化以极大的影响。

再次，它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桥梁。出现在这个地区各地的文化，或经民族迁移（包括战争），或依靠商队、宗教传道者传播至





东西方各地，同时又不断接受着各种不同的文化，促进了各地文明的发展。

关于亚欧文明中介地带的重要性，我们还可以从人和物两方面加以说明。

来往于这一地区的古代人物，著名的有张骞、甘英、法显、惠生、玄奘、慧超、马尼亚赫、蔡马库斯、耶律楚才、长春真人、常德、柏郎嘉宾、罗伯鲁、马可·波罗等等。除此之外，人数最多的还是那些为寻找理想家园而千里迁徙的族群和不畏艰险逐利往来的商人，以及那些为了信念而万里奔波的传道者。当然，还有大量的使者、工匠、士兵也曾来往于这一地区。

物的方面，指的是来往于此地的汉锦、波斯锦，陶器、玉器、金器、银器，玻璃制品，佛教艺术品，纸张等等。这些物品大都制作得十分细腻与华丽，可谓亚欧历史与文化的生动写照。

本丛书所指的亚欧文明中介地区的核心地带是中国历史上所称的西域，即亚洲腹地——中亚。

中亚是一片高山峻岭连绵、河谷盆地纵横、草原广袤、沙漠无垠的地域。中亚的南界是沙漠终止的地方，由南山、阿尔金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兴都库什山、帕鲁帕米苏斯山、厄尔布尔士山和高加索山脉这样一条数千公里连绵不断的山脉标示出来；北界是草原的尽头即西伯利亚森林的南缘；东以蒙古高原东部为界；西则直至乌克兰草原。

前述的几大文明地区环布中亚四周，中亚的大漠、草原、高山、河流在隔离这些文明的同时，也以自然形成的商道使之保持连绵不绝的联系。

亚欧这一文明中介地区文化的研究是世界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





组成部分，我国作为内陆亚洲大国，自然需要深入开展内陆亚欧文化的研究。而相关的研究也是促进睦邻关系，为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有利的周边环境的需要，现实意义重大。

本丛书选题范围以这一地区历史上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交流和交涉研究为主，着重介绍国外学术界质量高、影响大的经典著作。



译者序

B.B. 沃尔科夫（全称：维达林·瓦西里耶维奇·沃尔科夫）是俄罗斯著名考古学家，历史学博士（2001年第2期《俄罗斯考古学》上有关于B.B. 沃尔科夫的生平简介）。1933年1月，他出生于苏联奇金州乌斯奇—卡尔斯克镇。少年时代他随母亲来到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市生活，他的继父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著名学者和社会政治活动家，对B.B. 沃尔科夫的一生和他的学术生涯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1951年B.B. 沃尔科夫进入苏联莫斯科国立大学历史系学习，毕业后回到蒙古，在蒙古国立大学任教。后来，他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考古工作，积极地投入到了田野考察之中，走遍了蒙古国各地，勘察了上千个古文化遗迹，参加过许多不同时代的考古遗址的发掘。这些考古实践活动为他后来的科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自1962年开始，一直到2000年11月去世，这期间他一直在俄罗斯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行考古研究工作，致力于蒙古青铜和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和文化人类学研究，就中亚细亚斯基泰文化类型的形成、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的结构，以及在蒙古地区古文化形成中它们所起的作用等问题做了深



刻的探讨，发表了 50 多篇（部）学术论文及著作。我们翻译的《蒙古鹿石》是其代表性学术著作之一，他的代表性学术著作还有《青铜及早期铁器时代的北蒙古》和《乌兰戈姆——斯基泰时代的蒙古墓葬》等。

鹿石 (оленные камни) 是一种碑状石刻，是古代的雕塑艺术遗存，精美的鹿石，都经过人工艰辛细致的敲凿雕刻成形，如刀形鹿石、长方柱形鹿石，都非常规范、整齐，图案非常华丽。鹿石是公元前 13 世纪—前 6 世纪广泛分布于亚欧草原上的一种重要的古代文化遗迹，因碑体上雕刻了著名的图案化的鹿纹样而得名，是非常典型的早期草原古文化遗物。根据目前的发现共有鹿石 660 多通，蒙古，俄罗斯南部草原带、图瓦、阿尔泰，我国新疆，以及中亚地区都有发现。它或独身向东傲立于古墓前，或成群列布于克列克苏尔祭祀天坛遗址，气势恢弘，体现着草原居民特有的气质和精神。目前人们发现，称做鹿石的碑状石刻，除以雕刻鹿纹样最为典型外，还有雕刻牛、马、羊、猪、驴以及猫科猛兽等动物的。同时，有的鹿石上只是雕刻了圆环（耳饰）、连点（项链）、腰带，以及刀、剑、弓、弓囊、盾牌等纹样。所以，鹿石一词仅成为亚欧草原特定形式碑状石刻的代名词，可以分出若干的类型。虽然鹿石类型之间有着较大的差别，但它们有着自身的规律，存在着有别于其他非鹿石碑状石刻的特点。同时，各类型间存在着相对的地理区域分布，图案的变化和形式的变化，也存在时间上的意义。

鹿石原本是伫立在草原上的石刻，能够明显地划分出它的正面、两个侧面和背面。一般规整的长方状刀形鹿石正面和背面都比较窄，正面稍高，背略低，两个侧面明显宽于正面。虽然绝大多数鹿石并没有雕刻出人体的轮廓，也没有雕刻人的四肢、头和五官，



但是许多学者都赞同鹿石是一种拟人形的石雕像。代表性的鹿石上的一些装饰纹样都和人体的各部位器官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如鹿石上部的连点就是项链，代表着人的颈项；项链以上的斜线表现的是人的脸面部位置，两侧雕刻的圆环就是耳或耳饰；鹿石顶部有冠状纹饰，即宽、窄不同的阴刻线条；鹿石的中下部雕刻有腰带，腰带下面悬挂着兵器和工具：这完全是隐形的武士形象。

目前，许多国家的学者都对鹿石的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已将鹿石作为一种考古文化来进行研究，这不仅是因为它在亚欧草原的广泛分布，更重要的是在鹿石上雕刻的风格一致的图案化鹿纹样和写实性鹿形象，刻画非常精美，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同时，学者们对它的流行年代的认识趋向统一。在腰带上以及其他空间雕刻的各种兵器和工具，其形制与同时代流行的器物非常相像，人们认为鹿石无疑是青铜时代的遗存，这样一来，鹿石对亚欧草原岩刻画及其他一些难解课题的研究就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不过涉及鹿石的问题很多，很多问题今天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所以这也是鹿石引起人们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

蒙古鹿石最初发现于19世纪末叶，目前所知数量最多，有500多通，主要分布在蒙古的西部和西北部。1981年出版的《蒙古鹿石》是B.B. 沃尔科夫博士考古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之一，里面记录了85处蒙古鹿石遗迹，计450通鹿石，资料非常丰富。本书对蒙古鹿石的介绍大都是第一手考古学资料，谈到的一些情况都非常重要。在B.B. 沃尔科夫研究鹿石的时代，有不少学者从事着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探讨鹿石的分布、分类、年代及意义等问题，所以书中介绍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观点，使得鹿石研究更加趋于全面、科学。蒙古鹿石的研究不仅对于蒙古古代史，对于它的各部落、各民



族居民历史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由于鹿石的分布使得它与世界史也有着特殊关联。

今天我们接触到一些国外学者研究鹿石的论文，他们都在引用、参考这部著作的研究成果，借鉴着其中的一些观点。《蒙古鹿石》无疑是人们研究鹿石文化最基础的参考资料之一。



目录

文明的中介——汉译亚欧文化名著 蒙古鹿石

第一章	鹿石时代及其研究史	1
第二章	鹿石综述	17
I	后杭爱省	20
II	巴彦乌列盖省	64
III	巴彦洪戈尔省	65
IV	布尔根省	79
V	戈壁阿尔泰省	90
VI	东方省	91
VII	扎布汗省	92
VIII	色楞格省	107
IX	中央省	108
X	乌布苏省	110
XI	前杭爱省	113
XII	库苏古勒省	115
XIII	科布多省	149
XIV	肯特省	152





文明的中介——汉译亚欧文化名著

Agent of Civilization—Masterpieces of Asian and European Cultures

第三章 鹿石用途及图案意义

159

第四章 鹿石分类及年代

193

缩写词

233

参考文献

234

俄文地名、人名对照表

248

译后记

265



2



第一章

文明的中介——汉译亚欧文化名著



Agent of Civilization—Masterpieces of Asian and European Cultures

鹿石时代及其研究史



公元前 1000 年，在蒙古广阔的草原和半沙漠地带，以及欧亚草原带其他众多的地区，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来临替代了青铜文化。

蒙古掌握新金属器的进程相对比较迟缓，只是从公元前 10 世纪的中期才开始大量使用铁器制造的劳动工具和武器。

蒙古早期铁器时代的重要文化之一是石板墓文化。石板墓大都发现于今天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东部和中部地区，这种文化的西界大概可以深入到由北向南隔开蒙古领土的“大湖”盆地，在更西的戈壁阿尔泰山前地带只遇到过个别小型的石板墓墓葬群；然而在戈尔诺阿尔泰和图瓦则全然不见石板墓。在蒙古境内的这些区域也没有发现它们。在这里，公元前 1000 年前就已广为分布的库尔干^①，其外部特征与萨彦阿尔泰的克列克苏尔 (Керексуп)^②非常相似。

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发现的石板墓比较少；但马林戈尔和贝格曼在内蒙古发现了很多“形状”的石板石围。^[1]

近似于石板墓的遗迹还在更南的中国西藏北部区域发现。^[2]

像已知的中国西藏北部石板石围，也遍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区以外的外贝加尔地区，而较晚的石板墓在贝加尔湖沿岸也有发现。^[3]

蒙古石板墓就其外形、器物组合、丧葬礼仪、遗留于石板墓里的居民人类学类型，都完全与外贝加尔地区的相一致。显然，在公元前 1000 年，蒙古东部和中部草原、外贝加尔地区都是统一的民族文化区域。

目前，上述石板墓文化遗迹，包括中亚细亚广大草原地区的这种文化本身的研究，都不可能最终解决它的起源问题。与此同时，有的学者注意到石板墓器物中的卡拉索克 (карасукский) 传统遗

① 起堆的古坟冢。
全书圈码为译者注，下同。

② 规模较大的祭祀建筑遗址。



风。他们首先对一系列青铜制品的装饰形式，特别是其制造技术和青铜艺术风格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在此基础上，有些学者将一部分石板墓划归卡拉索克时期。^[4]

同时，他们推测：石板墓文化是在一种或者多种同源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些文化具有一系列出自南西伯利亚卡拉索克文化的共同特征。^[5]

在蒙古西北部，直接毗邻萨彦和阿尔泰的地方，公元前 1000 年或可能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民族文化地带，这个地带和巴泽雷克、乌尤斯克类型的石库尔干分布区相吻合。

对这些遗迹的研究极其薄弱，直到不久前也只是考察了我们叫做“采斯特”（цист）^①的库尔干。这种库尔干在图瓦附近也已为人们所知。

尽管墓地上的建筑物构造有些区别（石库尔干有各种形式的石板石围），它们基本的丧葬仪式却相当单调。

在石库尔干下面的中心位置有石棺，或者是用大而平整的石块构筑像“采斯特”的建筑物。墓中的生土层，或者是深洞穴中，有侧身屈肢的人体骨架，头向西或者是西北。随葬品的放置则没有什么规律。“采斯特”式库尔干出土的人头颅，是蒙古人种成分不多的欧罗巴人种。它们全都接近出自南西伯利亚卡拉索克和奥库涅夫（Окуневский）文化墓葬中的头颅，并与图瓦出土的人头颅相似；同时，也近似于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塞克—乌孙墓葬中的人头颅。^[6]

Л.Р. 克兹拉索夫把“采斯特”式库尔干划归为年代比较古老的乌尤斯克文化，并断定其年代在公元前 7 世纪—前 6 世纪。^[7]

А.Д. 格拉奇将这些遗迹划分成特殊的“穆固—塔依根”（мунгун-тайгинский）文化，并认为至少可以将其中的一部分归入

① 半圆形坟堆，像生物泡状。

